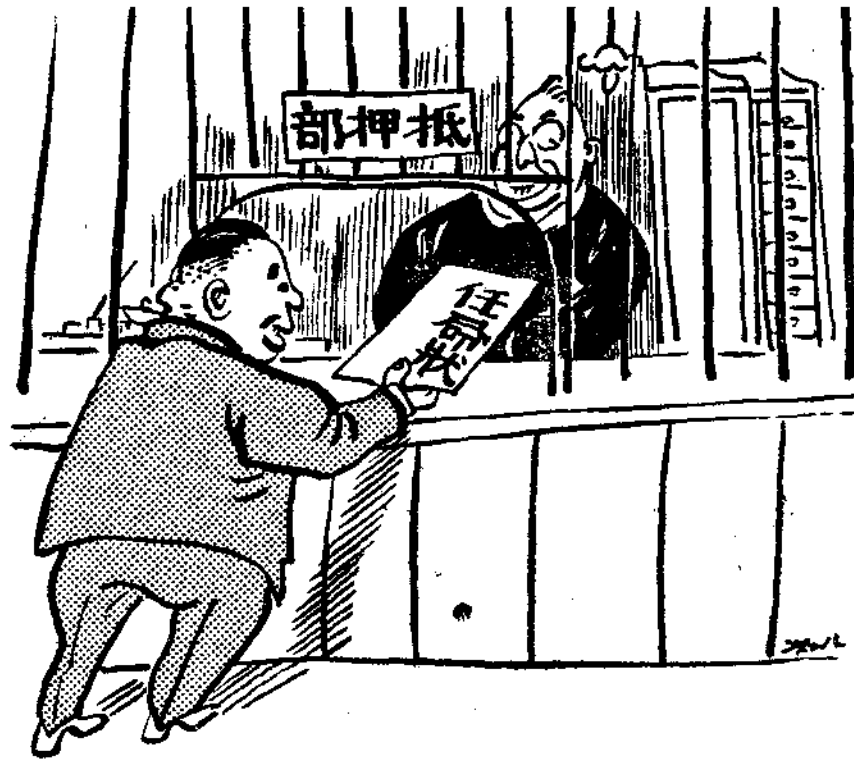


經濟。出版社發行



行員：你預備抵借多少數目？
顧客：暫抵三千萬元、三個月後本利歸還。
張文元作

主編：
魯 莽
程仲文
張 德

經濟

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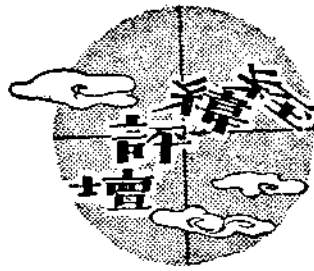
新一卷 第十一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雖勝不武	三種經濟人的型相	上海初感	林經理的事業	老虎頭上拍蒼蠅	見鷄而捉	我與郁達夫	輿論權威的形成
大華力士	簡貫三	吳澤炎	譚曉寒	何公超	徐仲年	易君左	程仲文

南京圖書藏

南京圖書藏



國軍乘勝直追 將驕官貪奈何

打開報紙戰訊佔最重要篇幅，政府乘勝直追，正是不肯稍歇，以失解決叛逆的良機，中共雖要求「停戰」甚至頹於哀鳴，但究不是誠心本意，不過企圖挽回頹勢，以圖再舉而已。

兵甲，而是開明有能的政治，老百姓爲了要享民主政治的清福，不會盲目歡呼劃共的「勝利」，反之，却會從德於政府官員在「百戰功高」之下更形驕縱妄爲，肆無忌憚。

可笑內戰雙方，急其所不急，不急其所急，喜其所不應喜，憂其所不應憂，愚蒙，無能，驕縱，恣肆，竟是如此一撤。

戰爭關鍵是 如何過冬季

目前軍事兩重點，一爲國軍攻勢，一爲共軍攻保定，這兩處共軍形勢雖一則是被動，一則是主動，但其爲沒有希望，戰爭是可以預言的。不過共軍的沒有制勝希望並非國軍的絕對優勢之謂。現在天時轉入秋涼，北方戰場，尤其是早寒地帶，「胡天八月即飛雪」，嚴寒的威脅會使北上的軍隊受到阻撓，歷來南下的軍隊容易制勝，北上的軍隊難於成功，原因在此。如蘇聯在二次大戰中會利用嚴寒的大冰雪，發動了反攻而轉敗爲勝，就是一例，兵兇戰危，政府應該適可而止，不宜兵連禍結，忽略非放棄政治解決的途徑。

張垣形勢危 共黨急遽變

爲「中治軍事中心」的張家口陷於危急，就慌得說什麼

執猶是並未顯得絲毫之消滅，現在已經祇有兩週的餘程了。和會對義何保羅南的利約審查，勢將不了了之，主要爭點還是特利羅斯特港問題，這一點可以看出今日國際關係與今後和平影響。特港問題的所以嚴重是由於特港具有戰略上的價值，儘管史大林委員長聲明「目前並無戰爭之危險」，但實爲戰爭的擴張，仍不能稍爲放棄，海峽問題的忽轉惡化，也正是這一原因。

然而，戰爭的競賽，並不是聰明的措置，與其叫和會揭示各國絕無妥協可能，不如留個談判合作的餘地，和會在此忽趨良好，而有結束可能，該是值得重視的。

蘇外交新路 免世界恐懼

史大林委員長於廿四日發表的談話，英美等國却漠然置之，多數則投以冷然的眼光說「空言無效」。莫斯科當局於是繼史大林演說之後，表示兩點：一、莫斯科已訓令東京聯合國管制日本委會蘇聯代表，聲明準備討論這途蘇聯所獲日俘返國問題。二、莫斯科已訓令聯合國原子能委會蘇聯代表，同意接受國際共管原子能報告書。這兩個事實，希望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新路。世界走向歧路，美國有華萊士的大聲疾呼，蘇聯的動態，也祇有證實蘇聯要走出歷史歧路，纔能保證世界人類「免於恐懼之自由」。

人民會議說 遙遙對國大

國民大會，本來不是一個政治解決的良好機會，但國民大會會期愈近，而國內形勢日非。中共與民盟已正式表示反對，勢必拒絕參加，中共還有一種作風，很不像民主的政黨，他一面拒絕參加國民大會，一面又有在解放區另行召開「人民會議」之說，此解放區的一人民會議，也許和政府的國民大會一樣，也只有中共連連邀請國民黨人民參加的假意都沒有。

巴黎和會好轉 即有結束可能

巴黎和會延續九星期，四強間的爭執猶是並未顯得絲毫之消滅，現在已經祇有兩週的餘程了。和會對義何保羅南的利約審查，勢將不了了之，主要爭點還是特利羅斯特港問題，這一點可以看出今日國際關係與今後和平影響。特港問題的所以嚴重是由於特港具有戰略上的價值，儘管史大林委員長聲明「目前並無戰爭之危險」，但實爲戰爭的擴張，仍不能稍爲放棄，海峽問題的忽轉惡化，也正是這一原因。

鞋靴海峽事 具有爆炸性

上月廿八日蘇聯莫斯科電台播要廣播廿四日蘇方致土耳其的照會，內容是：「一、要求與土耳其舉行談判，二、在任何國際會議修改蒙特費公約前，兩國討論共同防衛羅尼爾問題，土耳其在與蘇聯成立共同防衛海峽協定之前，

不得與西方任何國家作擴大或修改蒙特費公約之談判，三、土耳其如與西方各國作任何談判，蘇聯都認爲是對黑海各國安全利益的直接挑戰等，「英美的反響是支持土耳其，反對蘇聯軍力伸入海峽，反對蘇聯直接談判。土耳其軍隊且枕戈待旦，以備不虞，「非常事態或將發作」，東歐集團與西歐集團的撕破面皮，土耳其是一個危險的爆炸物。

內戰，竟是英蘇衝突的縮影。英國深恐西歐屏障被蘇聯突入，當然不願蘇聯在希臘插足，希臘三大隊由英國供給的軍已出動轟炸左派份子。共產勢力的急遽伸張，必然引起極右派開倒車的恐怖政策。希臘國王羅武揚威地歸國執政，雅典在大舉歡迎，內戰也同時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希臘內戰前 英蘇形勢緊

希臘共產黨提出六項和平條件，如擴大政府組織，要求英軍撤離，釋放政治犯等，但有涉東西集團的最後衝突，情形不是簡單的，在火藥庫的上面，依然是許多不怕自焚的蠢貨。

清算納粹禍 善戰服上刑

納粹德國的清算，可說是納粹德國的不幸命運，並非法西斯主義的必然命運。今日世界上的人們，相信以上的理由，比之外國孔子之「善戰者服上刑」論者必然是佔絕對的多數。

紐倫法庭工作就結束了，戈林，李特爾等巨寇，都已被判死刑，然而法西斯主義，並不因戈林李特爾之服上刑而死滅。

我們並不同情已作階下囚而待決中的納粹戰犯，但我們更恨憫於那些執行處罰罪犯而本身不健全的人們！



雖勝不武，打內戰有何光榮？

大華力士

內戰的勝敗，與抗戰的勝敗截然不同，失敗算不得失敗，勝利也極可笑，老百姓會害怕勝利之師，帶來更可怕的獨裁與貪污。

這幾天國軍對共軍的軍事行動，宛如秋風掃落葉，憂慮共產軍勝利的，頗感輕鬆；希望共產軍成功者，頓覺失望。人心之不同，正如處身交易所的商人，各有企圖，各有打算，然而共產軍之不堪一擊，徒尚宣傳，則正是無情的暴露，所以發言人王炳南也看風轉舵，亟亟以「游擊戰」自詡，要知「游擊戰」絕不是獨立的戰術。「游擊戰」必須配合「陣地戰」，才能收戰爭的效果，儘是游擊戰，無異告訴人「無戰鬥的資格」。儘宣傳游擊戰，又無異告訴人無目標，無大志。人們大半是現實主義的，你的軍事無望，政治當然無可寄。因此，對你的一切宣傳，認為徒托空言，於事無濟。政治無望，宣傳落空，一切將都成泡影了。這真是共產黨的悲哀，所以天天刊在頭條新聞上的周恩來，也只有匿跡滬濱，閉門謝客了。

可是反過來說，耀武揚威，所向無敵的國軍，成就如此，值得我們頌揚嗎？不，打內戰，雖勝不武，有何光榮？

二次大戰結束後，英蘇的政治早上軌道，無發生內戰可能。法國曾經動盪一番，結果平靜了下去。希臘，南斯拉夫，非列賓……先後都有內亂，最後除希臘外平靜了。印度回印兩黨雖仍交惡，然因回印雙方皆無武裝，內戰無從發生，別的國家，連英美蘇也在內，只是大戰以後應有的饑荒，不景氣，並無戰爭發生，只有中國，長期的兩黨之爭，又加上抗戰期中共黨武力的滋長，以及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國際背景的角度，培養了內戰的必然性，雖經有識之士奔走呼號，國際友人竭力調解，而此必然性的內戰，不但無法避免而竟日益擴大！內戰的責任當然不能單指政府，然政府是當局，國家有問題，政府在理論上無法脫去干係，說得過份點，這是政府的無能，假如政府的能力強大，手段高明，於反對黨也許早已綏靖了下去，所以儘管打勝仗，並不光榮，政治問題鬧到假手於軍事，下策了。不過，政府的軍事行動也是不得已，我們看得很明白，在共產黨明白

的頒佈「動員令」以前，政府軍是採取守勢的，所以我們只看見共軍打

長春，打濟南，打青島，打揚泰，打大同……大同之戰是內戰的頂點，共軍的動員令又是內戰責任的標誌，政府於共軍極強硬的動員令後，開始執行反攻的，主動的戰略，而以解救大同為口實，攻佔承德，調動綏西的傅作義部，都是為了大同。大同為什麼這樣重要？雙方死爭？從延安到東北的跳板一是一大同，二是張家口，三是承德多倫，當時只缺大同一點，共軍如得大同，跳板暢通，國軍如保大同，跳板有阻，所以到了承德攻佔大同解圍，延安到東北的跳板上，只剩了一個張家口了。繼續進攻張家口，或是國軍的預定計劃，或是乘勝而來的次一步驟，局外人無從知道。可笑的是共產黨於軍事有利時——劉伯誠在隨海獲勝，大同眼見得且夕可下，便甘冒大不韙，公然下「動員令」使英美報紙作為大新聞，刊在首頁上；而於軍事失利時，又由周恩來王炳南大喊「政府應速下停戰令」，大丈夫做事應當磊落光明，顧全和平，莫說「動員令」不應當下，便是委曲求全以完成政治協商，也絕對應該；既然不顧和平，又既然大胆地下了動員令，那末便打到底，勝敗乃兵家之常，為什麼勝便誇大？敗便洩氣？這種先後矛盾，出爾反爾的作風，除非全世界人沒有記憶力，或是第一天的報紙到第二天全部焚毀了，怎麼能瞞得過人們的常識？

不過這些批評只有人民有此權利，政府却不能這樣批評，要知政府是代表全國，管理全部的，共產黨是全國的一部，共產黨的過失，也可以說是政府的過失，等於子弟的過失，也就是家長的過失一樣，子弟們爭氣是家長之榮，子弟的不爭氣，當然是家長之辱，子弟公然辱罵家長，此家醜也，家長撻伐子弟，獲得成功，又有何光榮之可言？

西班牙人在美國，人人看不起，為了內戰，今天的中國人在國外，也不好受，率勳交戰雙方，各以國家為重，萬請停止內爭，從長計議。內戰中失敗的不算了不得的失敗，內戰中勝利的，也不算了不得的勝利。

南京圖書



三種經濟人的型相

簡貫三

經濟型態的進步，要使地主商人演化為產業家，可是我們中國的事實是豪商由抗戰後區域經濟的差異，破壞了價值法則，地主見豪商的頤指氣使，羨慕之心油然而生，靜而求動，羣趨經商，產業家在除投機之外無生路之中也變為商人。要使地主與商人趨進為產業家的希望斷絕了，這是經濟危機的根本癥結。

地主希望在寂靜的農林裏，建設他的樂園；商人希望在熱鬧的市場裏，實現其金色的美夢；產業家希望在機械的工廠裏，表演那最緊張的劇幕。

地主的生命線在土地上，商人的生命線在商品上，產業家的生命線在機械上，所以地主宛如植物黏着於土地上的固執，商人好像商品價格在交換過程中的滑轉狡變，產業家則如機械活動的迅速準確。

地主與商人雖性格上有質量之不同，但是對於生產本身的阻滯，是一樣的。即地主從生產的邊緣上望望然而去之，享受他的清福；商人在生產的邊緣外，游來游去，滿載而歸，不僅不知促進生產的發達，反而有時妨礙生產的進步。真正能促進生產的發達使社會轉變為另一種的類型者在西洋或許地主與商人有點順水推舟之力，而在中國，則不可作如此的單思奢望。

產業家因處在技術日新月異的行程中，沉入

競爭劇烈的浪潮中，必然的採取經濟上的「合理主義」，企圖以新的技術組織，求得致勝的戰果。這種技術上，組織上的「合理主義」便是促進生產，轉變社會的動力。

地主生存棲息於血緣地緣的夾縫裏，以回味過去，凝望自然為樂事；所知者，不過是祖先的遺事；所識者不過是鄰里鄉黨之人；所見者，不過是數十里數百里之間。商人呢，跋峻嶺，走江湖，周知各地風土人情，交游列國各色人等，其社會關係的橫面當然比地主廣闊多了。至於產業家呢，無論天上人間，陸地海洋，無不有他的縱影，無不有他的企業精神，不惟橫面的關係較為廣闊，即縱面的流動亦更為深刻。

由社會的橫面關係，縱面流動，以及基於這種關係與流動所引起的文化傳播與社會變遷看起來，則商人實比地主進步，產業家又比商人進步，

然而這種進步是有限制的，並且在某種場合

上，地主商人有合流之處；商人與產業家亦有合流之處；地主，商人，產業家，雖不能合流，構成一個線面，但在某一點上確有相同的意識。

地主與商人在什麼地方合流呢？

地主以其過剩的土地收益，或變作高利貸或投資於商業，希圖利金所得比土地收益更為迅速。商人利用買賣的價別所獲取的富力，為求安全有利起見，必然的購買土地，放款生息，變為地主及高利貸者，所以經濟學者往往把「土地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看作「三位一體」，這在社會史上是很有根據的。尤其是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對於生產農民的蠶食鯨吞，是一致的。

還有，地主的生活在求「自足」，所收的地租以實物為主，這種「自然經濟」的形態，足以表示地主們的自得。封建商人在商品的交換過程中，渡其動盪的生活，本來脫離了「自然經濟」的藩籬，而躍入於貨幣經濟的大海，可是商人以其貨幣轉入於地價之中，變為大地主以後，又由交換的貨幣經濟，退伍到自足的自然經濟了。

商人的不長進在此，商人資本（包括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發達不能直接促進社會生產的前進亦在此。

商人與產業家的合流地方在那裏呢？

這在「意識之流」的方面，是頗有氣味相投的地方。如桑巴特所描繪的商人意識，實在也就是產業家的意識。他說：「我瞭解商人精神是那一種精神，是那一種宇宙觀。它迎着生命問：你這生命能給予我什麼，它把個人的塵世上的整個生存當做商務的總和看待，個人對於命運，或上帝，個人或全體，到處要講「生意經」，求其自

已獲得最可能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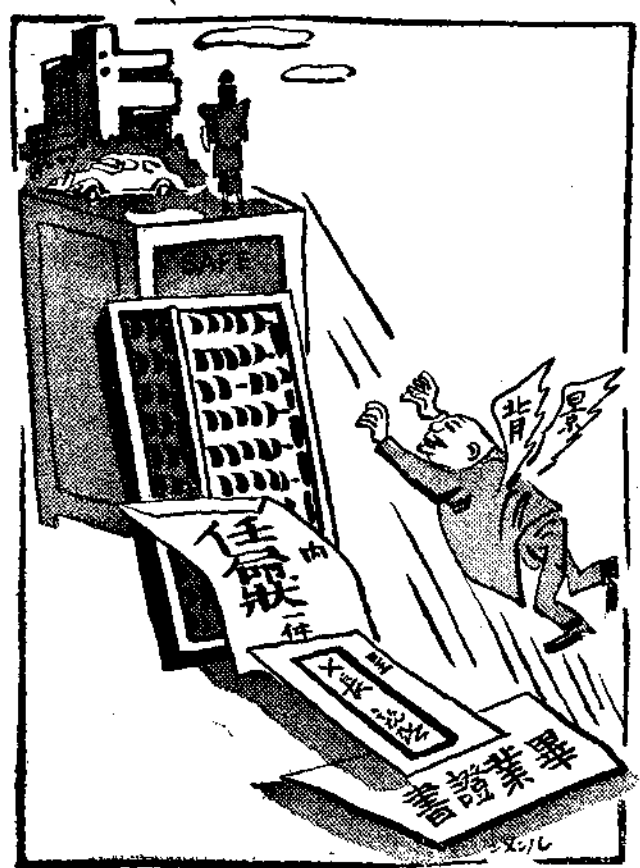
不僅只在利己主義的意識上，商人與產業家有相同之點，即地主也與之有相似之處。不過地主的利己，是在靜觀自得的生活，望其實現；商人在操奇計贏的鉅臭中，達其目的地；產業家是在現代企業的繁複組織中，求其勝利。

地主，商人，產業家，有其類同的「共相」，亦有其各別的「個性」，並且「共相」的成分少，而個性的差異大。由這三者個性的差異，以及對於社會變動的影響看起來，則地主轉化為商人，商人轉化為產業家，可以算是一種順應的程序。

在西洋社會，這種順應的程序，是有其水到渠成，花開果熟的樣子。而在中國呢，地主與商人始終徘徊不前，未能躍進到產業家的地位，即偶而躍進，有時又逆轉過來，終逃不出循環矛盾的圈套。

自原始社會破滅性的分業進化到雛形的社會分業，於是形形色色的農產品，手工業品刺激人們的慾望，產生了贈與交易，物物交易，或自然貨幣的交易，這便是「交換經濟」成立的因素。自土地私有制與奴隸制完全成立，剩餘生產物的自由買賣更為繁榮，遂使「商業經濟」植下了深根，露出來枝幹。最後，奴隸制度盛行以至於轉化，所謂貢賦或田租，豐富了商人的原始蓄積，開拓了商人的前進道路。他順着這一條道路，經過了歷史上多少的消長盛衰，一直活躍到現在，仍然與社會經濟結不解之緣。達布羅斯克 (Dubrovsky) 謂：「商業資本不只是專門與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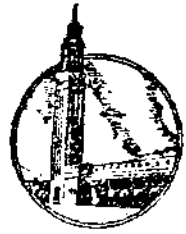
一生可以生產的，係以手工業與商業的結合為基礎，其生產過程是：原料→加工→成品。商人在此過程中，利用其資本，進行買賣，獲取利潤。這種生產方式，與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有本質的區別。在封建社會，生產是為了消費，而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是為了交換。商人的出現，標誌著生產與消費的脫離，生產成為一種獨立的商品生產。這種生產方式的轉變，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商人的活動，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在現代社會，商人的地位日益重要，他們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他們的活動，不僅影響了個人的利益，也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應該正確認識商人的作用，支持他們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的繁榮與穩定。



登天圖 張文元作

本刊新二卷十期封面漫畫：「登天圖」，因疏誤未經刊出，除一部份亟行收回改正外，大部已發出未及改正，特再補登於此，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者受均氣，而在主觀上，客觀上，對於進步的經濟制度，均感到不滿。近有什麼？我國與西洋工業發生密切的關係，到本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們與商業資本的地位，在發展中，仍不前的。我們所經營的商業，得在競爭中，求生存。在競爭中，我們必須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才能在市場上立足。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地進行技術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我們還必須加強與國際市場的聯繫，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佔據主動地位，實現國家的富強與民族的復興。



上海灘上海坍塌平壓坍塌乎
如果真有傾圮的一天，無疑的，
定是被自己掘塌的！

上海初感

吳澤炎

離開上海已有九年，舊居屋舍，化為灰燼，帶着一身鄉土氣歸來，一切都感覺陌生了。

九年的戰爭，把前後方一般平民的生活水準降到低至無可再低之境。有錢人固然仍可以過相當享受的生活，但因享受的標準多少受客觀條件所限，所以貧富對立一層，至少在外表上有相當的限制。在重慶吃龍蝦，在昆明吃洋澄湖蟹，在當時當地已經被認為豪華了的，在今日此地的上海人看來，又是多麼的寒儉！

從一個帶鄉土氣的人看來，上海今日最觸目的特徵，便是貧富對照的強烈，有錢人的享受標準，正在一天天的向上提高，日新月異，精益求精，而平民的生活標準，不特沒有提高的影子，而且頗有一跌再跌之勢。有錢人在人閒過着天堂的生活，沒有錢的人餓着肚皮，希望早一天離開人間，讓全能的上帝把他們收拾進天堂裏去。

上有天堂，下有地獄。二十四

層的國際飯店，正就是上海的最確切的象徵。而國際飯店頂上「禮義廉恥」四個大字，也正就是對上海最毒的諷刺！

從國際飯店最高一層樓望下去，如果白天，馬路上車如蟲爬，人如蟻擁，五色繽紛，萬頭攢動；如果在夜間，燈光電炬，明若白晝，歌聲沖霄，笑語成雷。在舞廳，在餐館，在大公司中，在數不清的達官貴人以及暴發戶的公館中。紳士成陣，仕女如雲，坐一九四六年的汽車，穿一九四六年的時裝，錶帶「闊透」(Cocktail)，筆用派克，喝巴西之咖啡，吃金山之蘋果，鬚光髮影，粉膩脂香，真是一派繁華景象。然而繁華景象的隔壁，在蘇州河邊，在北京路上，在迎外灘銀行區法大馬路路口，以至就在三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側邊門前，竟有活生生的人餓倒在地，人已經站不直，只差一口氣了。其中有白髮蒼蒼的老翁老嫗，也有十歲以下的男童女嬰。真是人間地獄的寫照。

寫照。

這種貧富對立的景象，已經够傷心慘目，尤其可悲的，是配來撲往的成千成萬的人，竟一點沒有動心，好像率獸食人，正合天理人情，誰都滿不在乎。大家可以坐在沙發躺椅裏，激昂慷慨，面紅耳赤一而再，再而三爭辯着上海應不應該跑馬，應該在郊外跑還是在跑馬廳跑，跑馬而不買香檳券不算賭博，而對於這種迫在眉睫迫迫問題，却可以眼睜睜視若未見，聽若未聞，一句話不說。一個社會，連這種最起碼應該有的同情都泯滅了，不即見死不救，而且在死人的軀體上，窮者極欲的過着感官享受的生活，則這個社會遲早會解體的。窮則變，變則通；變得通變不通在未可知之列，窮則變却是一定的道理。

社會解體的過程，一方面是下層的惡化，另一方面是上層的腐化。惡化的巔峯即為革命，事關政治，揆於庶人不議一點，可以撇開不講；惡化的零星表象，就是上海各日報本埠新聞上刊載出來的：綁票、偷竊、黃牛黨、紅帽子、欺詐！一點並不算了不起的產業，可以橫着心欺母殺兒；爲了爭幾百元的出入，可以爆發成牽涉人命的血案。

貧窮本是犯罪的根源，而在人心惡化的影響下，則犯罪的形式便可以千變萬化，無所不至，越趨於殘酷刻毒。與惡化相對的則爲上層的腐化，男人除了不擇手段弄錢以外，全部的精力就是感官的享受，看看那些對下層板起面孔來講仁義道德的中等華人的私生活吧。在同樣腐化的趨勢下，多多少少的太太奶奶小姐，自得其樂的過着寄生的生活，把肉體看做最寶貴的也是唯一的資產，生活的天地，只有電影和跳舞，香水和脂粉，她們不買穿玻璃衣，生活也是生活在玻璃世界裏的，漂亮，但非現實而脆弱。只要想想上海什麼維他命什麼魚肝油什麼維他命保命針的以及安眠藥的廣泛流行，就可以看出這些自命爲社會棟樑的有錢人身心的脆弱程度！

這是個鄉人下對上海的初感。自然另有許多人，特別那些自命不凡或風流自賞的高等華人，他們認爲上海還不够繁華，他們所夢寐不忘憧憬以求的，是紐約倫敦或巴黎。站在火山上跳舞的人，會神志不清到連血腥氣都散不出，原是數見不鮮的。讀過法國革命史或帝俄革命史的人，往往會慨歎法王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斯以及其周圍貴族豪富們的愚不可及，看着今日上海頂尖人物的生活，則又覺得不足異了。

兒時便記得一句話：上海灘總有一天會坍的。不過如果真有這一天，一定也是自己掘塌的。



俱樂部經理「冷魂靈」

是檢衣服裏漏走的棉花的人

俱樂部關了門，他又做第二任經理。

林經理的事業

譚曉寒

是去年的冬天，在一個很闊氣的場面裏，有人替我介紹了一位闊

氣的神士，他不高也不矮，不瘦也不肥，圓圓的臉兒上，有着一付善笑的眼睛和嘴巴，暗綠色的西裝，筆挺而且簇新，至于他的姓名問題，由於當時介紹的人沒有說得很清楚，只好像聽得是：「這是冷魂靈冷經理！」也就是因為「冷魂靈」這幾個字很容易使我記得，所以當我們彼此再見面的時候，到也還可以隨便含糊的招呼一下，不過我想他那真正的姓名，絕對不會是這樣惡劣的。

經過了一段較長的時間之後，我終于從許多朋友的間接談話中，對他比較多的認識了些，他並不太冷，他是姓林，是一個叫做什麼俱樂部的經理，不過按現在來說，他好像已經不應該是那個俱樂部的經理了。

他有一些很體面的朋友，他也

就靠着這些朋友，把他自己看得更體面更高貴了。

經過了許多次，他用着既殷勤又誠懇的態度，去款待他那些體面的朋友，又用着他那會說得天塌下來也有辦法撐得住的口才，去說服了那些體面朋友的心，之後，終于遂了他的心願；有些朋友借錢給他，有些朋友借寬虹燈給他，更有一個朋友還代他墊款購置了一批椅桌和電扇等物，於是他就憑着這玩兒拚湊起來，再經過幾次的號召便在那個俱樂部裏當起股東兼經理來了。

花過一翻心血，事業總算是定了一個粗眉大眼，並且居然也還開了張，可是過不到幾天，林經理立刻感到了資本太短的苦楚，有如他說的：「總得着花上千萬元，否則那簡直就像一條巨魚被擱在淺灘上，什麼也展不開身！」譬如：在停電的時候，他們俱樂部裏就得掛上

幾盞汽燈，而汽燈的租金呢，汽燈店裏的人一次二次的來收，都只得着一句話「這樣大的一個場面在着，還怕少了你的，明天來。」至于這幾句開銷話，那當然不必經理自己去說的了，他只要睜眼一聲下屬就行了。

話雖如此說，不過在另一方面他自己却確實和以前有些不同了，自從把「經理」的名譽背在身上之後，他便開始更增加了些經理氣派，他搬到了一個新公館裏去住，並且在新公館裏還很闊氣而且竟是日夜的招待着一位「女貴賓」，據林經理說這位女貴賓是昆明一位巨商的女公主，但另外又有人說她只是一個昆明××的舞女。

一個類如轉場口的「滾龍」大漢，在冬天裏，只披上一件已是拚湊來的娃娃衣，而這一件娃娃衣的棉絮，還時常要從一些破洞裏漏走，你想那怎麼會弄得暖和，林經

理的「事業」，就像這個樣子，僅只有一點小小的不同，那就是林經理也正是檢那漏掉的棉絮的人。

答應汽燈店裏的「明天」到了，汽燈店裏的老闆，又自己親自跑了來，這時候林經理才很痛快地簽了一張支票出去，不過待次一天早上九點鐘還沒有到的時候，汽燈店裏的小伙計又跑來了，他耐心地候着林經理的貴駕，大約已是十一點出頭的時候，林經理才從他新公館裏搖着紳士步伐慢慢地走來。

「林經理，支票是空的，你們這樣大的一個場面，這筆小款子就痛快地點個忙吧，我們在等着錢買油呢，莫開玩笑笑了！」

「就是說，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場面在着，難道這點信用都不要了嗎？今天來不及解款進去，×主任，來，你和他談談吧！」他命令了一位主任來應付這個談判，自己則在嘴角邊露了一笑走開了。

「咪場面？就是這末一班人這末一所房子，說散，還不是就散了，今晚我是來等着取現的。」汽燈店裏的小伙計總算就此走了，至于那小伙計臨走時講的那段話也很難說林經理沒有聽到，不過那時候林經理已正在忙於指揮着一些人做別的事，他那裏還有這些閒心去管

這些無聊的小事呢。

在頭寸上，他和舞女們也曾鬥過幾次法寶——空頭支票——想救幾天急，可是當她們圍住他，「林經理」「林伯伯」的嚷起來時，她們那種親親的、甜甜的、又是哀哀的懇求聲，真使他有點忍不住和吃不消，竟覺骨軟心酥如被騰到了九霄雲外一樣的輕快和舒適，要不是爲着一個面子，那他真願意能天天這個樣，以她們的哀呼造成的快樂，可是就是這個面子把他難到了，所以在這上頭，他只管了一次就回了心。這幾天頭寸緊，也正是爲着開支這批舞酬金的關係。

更要命的，要算是在這天晚上還得付「洋琴鬼」一筆錢的事，這可也是不好惹的，你想吧，萬一到時候，洋琴鬼把「鑼錘」一擡，這在我們林經理看來一那還玩個什麼？「不要說場面，就連裏子都恐怕要被撕光了，所以他回到公館裏，陪着那女貴賓吃過午飯，便出去奔波了，至于門票那一項，果然已經賣完而且急需要化一筆錢馬上到財政局去再領，不過她且叫門上的人把門票賣了出去，待收回來再賣，回回籠湊合一下也還可以；汽燈租金這一項，只要這晚上不停電，他當然又忘記了，這當然又難免使那

小伙計白守一晚上。

在經過這許多類似的難關之後，林經理高喊了：「我們這條巨魚，光靠着一些自來水（指臨時借款）來灌一下子是不行的了，還得需要河水（指股東增產或另添新股）來灌才得可救。」

雖然他這樣的高喊，可是許多股東們並沒有認爲他的呼聲是含有真正新計劃的意思，相反的，在一次次緊急的股東會議上，他得着了許多尚待追究用途而寫有「林支用××萬元」的支票單，他得着了長期出入證收入那裏去了的查詢，他得着了許多駁于賬目上的疑難，他得着了那抵作××萬元股款的霓虹燈爲什麼只能看個樣兒而不會亮的質問，最後還催他趕快把股款繳足，好應付目前的困難。

在這些多端非議之後，林經理像是真的特別地忙起來了，股東們派人到各處去找他，也看不到他的影子，只是在晚上快完場時候，他才匆匆地跑進俱樂部來，經過坐立不定一陣之後，他向出納又支了一筆錢，跟着便是牽着一位最近和他很投洽的舞女，留着一句「我很忙走了，你便得明天這個時候才能看到他；他這樣的幾天不回公館，

弄得公館裏的女貴賓着急來了，終於在第四天的一個晚上，他守着他而把他接了回去。

跟着他和她趕到公館裏去的，是一批股東，他們在林公館裏，堅決地提出了退股的要求，然而這個俱樂部正是他的心血，正是他的名譽，正是他的場面，更是他的事業，他不能眼看它因此而崩潰，他要設法讓那些或新或舊的闊朋友們，仍從他自己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西洋鏡裏望進去，永遠覺得他還是那樣的高貴和體面；而在這些問題間，還有一個更迫切的問題，那就是：從他手裏，不知道已經代俱樂部增加了多少的開支，而這筆數賬他將到何處去着落，再是這個俱樂部經理的名譽，也不知道已經替他擋去了多少的新舊債務，如今這些人要退股，俱樂部勢必要垮，一垮，他又從那裏去馬上找到一個體面的債務擔箭牌？相反的，他得因此而立刻清理許多債務；還有那些「女貴賓」之流，那當然更不用說要完蛋了。

經過了林經理再三的解釋商請和要求，可是除了答應他七天的周轉時間，便他拉進新股東後再償還他們股款以及把這談判內情保守秘密之外，什麼也都歸失敗。

我們現在再來談談他那些以前的闊朋友吧，在現在來說，實際上却早已對他失去了信任，同時也已經不願再給他一絲的幫助，而林經理在他們面前，已只能維持着一個「高貴的面子」，所以這次林經理向他們告貸及拉股，便遭到了婉言的謝絕。這就使他不得不另謀發展了，於是他便和出租部址的房東打起了商量來。

他爲着要把那房東唬得數數的，他不得不又是多少次的在一些餐館裏設起宴席來，等到吃喝完了，他當然又是輕筆一揮的開出一張支票去，或者是在結單上簽上一個字，叫他們到俱樂部去取現，而這些輕筆一揮的結果，當然替俱樂部又增加了幾位新債主。

在這種社會，在這種年月，對於這種事業和林經理已經外揚的好名譽，老於處世的房東，當然也不會輕易地就入股，他得先看看林經理的賬，而林經理的賬，正如老股東們所說的「有許多還正在他肚子裏編呢？」要等他把這許多賬項編上本子，不知道還該需要多少時日，房東在一天兩天三天四入老被拖着日子而看不到賬之後，心裏就不免更加考慮起來，終于連林經理希望他先借支×百萬元，持入股

後再提算清楚的計劃也遭了破滅，老股東要退股，新股東又不來，林經理焦急得簡直是變成了熱鍋邊上的螞蟻。

正在林經理心境欠好的一個晚上，一個職員忽然跑進了舞池去，這個職員也正是會經答應過他在頭寸上可以幫忙的人，因後經這職員自己朋友的勸導，而現在已不願再替林經理分憂了，這在今天林經理的心目中，簡直把這個職員越看越不順眼，他馬上把那職員教了過來痛加申斥：

「我已經是三申五令的叫自己職員們不要去跳舞，而偏偏要違背我意思，我自己尚以身作則，而你敢存心和我搗亂！」

至於他因在相好舞女和「女貴賓」一問周旋不開，會經幾次叫這職員陪女貴賓跳舞的事，則在這個時候，他早已把它忘乾乾淨淨了。

本來舞女們只要向他叫一聲「林經理」，或者是「林伯伯」，他是會渾身酥軟軟的事，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不過若對他事業收入上有所影響的時候，那他是不能「賣賬」的，即或是他的嗜好，也不能例外，因為你想吧「人生活着就是一個錢字，辦「事業」還不是個「錢」字，我們為着錢，甚麼都

得幹！」

尤其在這幾天，他更不「賣賬」，譬如說個例，有個舞女，在這限期「七天」中的一個晚上，因不願去陪一位已是稀稀落落的老顧客，終于把他引冒火了，任憑她如何柔媚的叫他並向他解釋都不行，他只是把臉兒像翻白果那容易的一轉，眼睛便變成了二個小雞蛋，嘴皮掀起着，使它們活像個喇叭口。

「我們辦這個事業為的是什麼？人為的亂是錢，你拆我的台，你要我吃西北風去……」跟着便是宣佈了一個開除的「手諭」。

雖然只是一個舞女，可是在這些圈子裏，她們也還有她們的後台，何況林經理和這位剛被開除的舞女，在最近裏，正還有進三晚上的「瓜葛」，所以一等到那個舞女的後台出場，林經理立刻軟化了，他經過一表示歉意之後，便收回了威命。

真是禍不單行，次晚上的門票部上又發生了問題，是財政局印花稅的要見林經理，說門票上沒有印花，他冒火了，立刻把賣門票的抄來。

「你為什麼不貼印花，你跟我開玩笑？」
「沒有發下錢來，同時我也沒有替你借到錢，林經理！」
「不行，你混蛋，你簡直跟我搗亂，你馬上給我滾！」
「滾，可以的，林老闆你要知道，沒有錢而東西必須要到辦的事

，在我們這裏還多着哩，因為我們還沒有你那樣的面子，不能到處扯，你不要老把嘴一張分付一聲就算了事，我勸你再仔細想想吧」伙計並不示弱。

「你還狡辯，你給我滾！」林經理更冒火了，並且還大大的拍了一下桌子。你想吧，這在財政局查稅員的外人面前，豈不要把他的臉都丟盡了嗎？

「可以，那麼請你把前幾次賣簡票的收入，分幾成給我當路費吧，反正這筆錢你也並沒有上在正式的賬上，共×百×十張，我很清楚。」那小伙子把話說完回頭就走了。

這使林經理在那查稅員面前更難堪了！

舊股東要退，新股東不來，舞女們的酬金又該發了，但俱樂部在他的立場是不該讓她們發的，他急得不行，向幾位紅舞女周轉，說她們緩取酬金或者是出高利向她們告貸，一方面他又開了一批限期的支票出去應付另外的舞女，準備待和紅舞女商談成功後，可以使這批支票兌現。

他在和紅舞女商談的時候，揚言房東將加入大批股款，可是待舞女們和房東會了一次面之後，使林經理的商借又告失敗，於是內情外傳，舞女團逼酬金，鬧朋友傳訊而來要求清償借欠和墊款，再加上財政局的催繳罰款，林經理是更其四面楚歌了。

眼看「七天」限期快到，無計

可施之下，他只能把房東看成了唯一的救星，可是房東就只有這幾句話：

「全部頂給我，其他股東的退股金，先退百分之七十，另外的百分之三十和你的股款，需待賬目全部清理給我核核後再認退，一切非俱樂部之正式債務，我概不能負責，至于你，我仍聘你為俱樂部名譽經理。」

經過三次長久的商談，房東始終沒有改變一點態度，林經理再三要求佔一份股東地位的事，那更屬茫然，結果只好在諸股東的催促下，他在那張已議好的臨時契約上，抖擻地簽上一個字，這個簽名的姿勢，那當然不能和以前簽支票時的相提並論了。

等他把簽完手續完全辦妥，已經快十點鐘了，這時候他才從房東家裏走出來，又低着頭匆匆地走進俱樂部門口向大街衝去，待他走上了大街，復又默默地抬頭望了一下天空，適然茫然地拾頭望了，並不是到到公館裏的路上去。

在這個時候，他幸那十多天前曾經和一些朋友談起過的事，不知道又在作何種打算？譬如說：「我想送我的女貴賓一隻×克的鑽戒，××小姐又要我送她一件勃勃龍大衣，但不知道該是何種款式樣或者是何種顏色，才肯把她們配得更美？……××兄要我湊上點股到上海辦貨，這個我當然贊成，不過××萬的數目，在我看起來，似乎太小了，所以我……。」



老虎頭上拍蒼蠅

何公超

成人
童話

新伊索寓言

山上出現了一隻老虎。牠常常到山下的村子裏來，人畜被他吃掉了不少。這一天，村人們蜂擁到一個獵人的家裏，要求他除掉這大害。向來只會捉小兒小鹿的獵人，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得答應下來。

可憐的獵人戰戰兢兢一步一張望的爬上山去。剛到半山，那隻老虎恰巧從崗上走下來，一見獵人，就大吼一聲，向他身上直撲，那獵人嚇得急忙跪倒在地上，哀求饒命。

那老虎倒也是吃軟不吃硬的，見他戰戰兢兢，可憐得很，就說道：

「不要做出這種辱頭相。從實招來，你到底爲什麼要來找我？說得對，放你回去；說得不對，乖乖的做我的點心！」

「那麼，大王容稟。最近我們村子裏發生了虎疫，調查結果，知

道是由大王身上一種蒼蠅傳染開去的。村人們便公推我來除掉大王身上這種蒼蠅。我想這件事對於我們人類，對於大王都有益處，因爲牠們叮在大王身上，說不定哪天大王也會受到瘟疫的傳染。」

「這樣說，你這一次來，倒是來替我除害的。抱歉，抱歉，剛才我還以爲你是來害我哩！」

「大王誤會了！我哪裏有這樣的狗胆！」

「那末，你把蒼蠅拍帶來沒有？」

「沒……沒……有……我帶來了……」

「大王請想：以大王的威風，我怎敢走近大王的身，拿起蒼蠅拍來打。我只敢遠遠地朝着大王身上的蒼蠅開槍。所以，現在，就請大王站着，讓我朝着大王身上的蒼蠅開槍。一槍打一隻不消幾槍……」

老虎一聽這幾句話，立刻怒火衝天，又是大吼一聲，向獵人撲來，因爲他以為這又是人類的詭計。幸虧獵人練就了一番「滾」的功夫，這時，從山上一溜滾到山脚，總算脫離了虎口。

他定了定心，想一想，就這樣空手回去，是太丟人了。總得有一點交代。於是他隨便在路邊捉來幾隻蒼蠅，用頭髮穿了起來，回到村子裏，在渴望着他的消息的村人面前，大聲報告道：

「諸位，我替大家捉得蒼蠅來了。請不要笑，這並不是平常的蒼蠅，這是老虎身上的蒼蠅啊！我是捨死忘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捉到的呢。現在，請大家看我把他們槍斃掉！」

「諸位，我替大家捉得蒼蠅來了。請不要笑，這並不是平常的蒼蠅，這是老虎身上的蒼蠅啊！我是捨死忘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捉到的呢。現在，請大家看我把他們槍斃掉！」

廣告刊例	
全幅	四十萬元
半幅	二十五萬元
三分之一	十五萬元
四分之一	十萬元

福新棉織廠			
813	255	205	414
毛祝	毛皇	毛印	毛彩
巾君	巾后	巾花	巾條
編製	高貴	耐用	潔白
科學	原料	經久	柔軟
致一樂用			
士人尚高			
九〇九八八話電號二十六路南西江址廠			

文壇

鳥瞰我與郁達夫

易君左：

(四)

郭沫若
田漢
郁達夫

在安慶標榜三條件，報効大光洋，
好容易找到了這一朵「海棠」。

我在吳淞中國公學教書後，即無形中脫離了泰東書局編輯的職務，而我和趙南公父子及一般朋友們的往還仍經常不斷，中公教書一年即到安慶，在安徽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教書。這個法專就是安徽大學的前身，地址在北門外白子橋，離安慶有名的郊外名勝菱湖公園很近。後來到民國二十年我又到安慶兼安大功課，校長是楊亮功同學，而在法專時代，幾乎經過三個校長：最初是九昇，次是徐某（偶忘其名），最後是王兆榮。西子湖邊有一篇小說「一塔影」，即寫我在安徽教書的故事，這裏面充滿了我，也充滿了郁達夫，達夫的小說裏，彷彿迷羊一種則是寫他在安慶的放浪生活。

最奇怪的事，我與達夫執鞭法專並不同時，而是脫隔。即我教了

第一學期，達夫教第二學期，我再教第三學期，達夫再教第四學期，所以我們兩人各當了一年教授，而這一年却分開兩段。但我們兩人所教的是一門功課，即歐洲政治史，達夫專政治經濟，我也專政治經濟，教這門課，並非過分。為什麼這樣分期教書？這是在上海約定的，以便彼此都能休息一下，生活不致呆板，校長對我們很客氣，因是老朋友，漫說隔一學期，就是隔一二年來再教也未嘗不可。就中王宏實（兆榮）王鬍子，我與他還有點瓜葛親，而且是東家老友。

我不在寫我的生活，在寫郁達夫。我在安慶教書的一段，在此免提，單說郁達夫吧，以下的一些資料，或是由達夫親自告訴我的，或是由法校同事們告訴我的，甚至於從學生口裏告訴我的，一點不假。

那時教授們的待遇很好，一個月有一百多塊白晶晶的光洋。達夫把這些錢看得很隨便，一個人無論如何花不完，他那時不大吃紙煙，不大灌老酒，教書嗎？什麼政治史不成問題，對付幾個專科學生綽有餘裕，根本無須乎準備功課。問題只在：是否在臨上課前一分鐘或後一分鐘趕到學校。達夫雖住在學堂裏，那只是掛一個名兒，十有九天不回來，到那裏去了呢？並不是到大龍山憑吊皖白山人鄧石如，也不是到鴨兒排去打獵，而是往四牌樓跑。四牌樓者，安徽省會城內之熱鬧中心區也，懷寧人有一句俗話：「四牌樓的上諭」，四牌樓那裏有上諭呢？這是說「謠言」，安慶人家造謠，即以「四牌樓的上諭」為代表，四牌樓雖沒有「上諭」，而那一帶却有不少紅紅綠綠的商店

，紅紅綠綠的姑娘，也就有了這個飄飄蕩蕩的郁達夫詩人，達夫在那時，也不知道是由人介紹，或自己新發現，結識了一個土著妓女，芳名「海棠」，他結識這個妓女是認爲「奇緣」的，他並不向同事們乃至他的學生們隱諱；他最愛安徽女人，他立志在安慶要找到一個他理想中的標準人物，這個人物一定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年紀大的，（二）像猢猻的，（三）無人問津的，這是郁達夫有名的「三條件」(Three Conditions)。達夫因此三條件不容易達到目標，其實有了第一二兩條件，第三條件自不成問題。年輕的美麗姑娘倒不易找，年長而醜的何嘗不易尋呢？便是世界上奇奇怪怪：有年紀雖大的也不一定醜，有醜的也不一定年高德劭，而且奇中之奇，怪中之怪是：即使你醜得像「豬八戒」，老得像「熊家婆」，也有人問津，臭豬頭有的是爛鼻子聞。要完完全全合乎三大標準確不易得，郁達夫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找到這一朵海棠花，恰恰合乎三條件。白花花的光洋一齊報効在她身上，自識泔菜後，更不回校住宿了，因為若早課，常常不待入齋齋香窩。城裏離北門外很遠，必須早行。而且那道城門更是二更緊閉，三



輿論權威的形成

程仲文

續新聞評論序

新聞紙的內容，可分兩個部門，一是新聞報導，二是新聞評論。

所謂新聞報導，是新聞的紀錄，是新聞的敘述，是新聞的描寫，如電訊，訪稿，特寫一類的東西，所謂新聞評論，是新聞的分析，二是新聞觀察，是新聞的推斷，如專欄，短評與社評等是。

在新聞報導是求其真實，迅速，詳盡，幫助讀者了解事實，新聞評論是求其公正，準確，透闢，幫助讀者應付事實。前者是客觀的，後者是主觀的。新聞報導愈客觀愈有價值，新聞評論沒有主觀即沒有議論。

就是這個原故，新聞評論在新聞紙上沒有顛撲不破的基礎，事實上也不必有顛撲不破的基礎。而一般公認的基礎，有的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有的是社會利益至上的，也有以階級利益為至上的，顯然這些主觀，都受時間空間的制約，而且又是每個報紙評論者所無法超脫的

，所以新聞評論不能不是主觀的。

新聞評論為了補救上述的缺點，必須走向一條合理的路，這條路我們可以說是如此的：

- 一，是向專欄文章發展，
- 二，是向政治小品發展。

實則這兩條路也正是新聞評論所由蛻化而來的路，現在更成為新聞評論演進向更高一層境界的路。

專欄文章，是專題研究性質，牠以豐富的資料為主，以簡賅的推理為輔，把問題用事實提供出來，也把答案用事實解答出來。憑作者武斷的可能性減少，憑讀者自己判斷的可能性加強，這是專欄文章的特點，也是評論最穩健的出發點，評論在翔實的資料中推理出來，自然錯誤與武斷的可能性便減少多了，所以我們應該說專欄文章為新聞評論可靠而準確的出發點。其次是政治小品即是「短評」或稱「小言」一類的文字，牠所表達的見解是非常簡賅的議論，作透闢的評議，是

非得失之間既極顯明，也極確定，讀者一目了然，無所用其疑慮不決。所以我們說好的評論應該保持這個說理簡明，評斷肯定的作風，纔可以說報人善盡了指導大眾的責任，發揮了輿論的權威。

新聞評論在其任務上說應該減少對報紙集團的負責，而增加對大眾人民的負責，因此新聞評論的突進一步，將是返回到以專論文章與政治小品的形式而出現。

我們打開現代的報紙，雖然電訊很多，社論也都能配合時事，但這些對於讀者如何去理解每一個新聞的原因與觀察其必然發生的後果，仍是一鱗一爪的答案，顯然還是沒有多大的幫助的。祇有好的專欄文章，是一個完全的答案，是更前完遂新聞報導的責任。

一張報紙如果擁有各門學科的專欄作家，時常刊出配合時事的專欄文章，這張報紙便能表現出它的學術化的特點，而避免了令人生厭的叫囂，也纔能形成輿論權威。

新聞紙的學術化是一個光明的前途，報紙本身要造成學術化的環境，供給學術化條件，評論選述更必須站穩此立場，充實評論的內容，開拓觀察的視野。

更上鎖，任憑你有下莊子之勇，推也推不動，但有一個例外：當年一般社會對於教職員，尤其大學教授們是特眼相看的。如果城門半閉，你只要高喊一聲：「我是法專教員？」守城門鞠躬打滾地就來替你開城門了，都達夫明知此例，但他不願驚醒人家，半夜或黎明挨到城邊時，如果門尚未開，他並不喊，只悄悄地躲在城門洞隱處，等等無關。如果到了開城門時候，一個影子飄出去，那就是他。如果有其他的「要人」喊城，他就跟着後面一溜出來。這樣來去，習以為常，却以沒有遲到缺席，學生對他的印象極好，以他是一位絕大的天才，一切諒解。但不由衷地，在達夫將跨上講堂時，學生遠遠地叫着：「啊，Three Conditions 來！Three Conditions 來！」

Three Conditions 來！Three Conditions 來！

請批評

請投稿

請介紹

請訂閱



見雞而捉(下)

徐仲年

在後方，八年艱苦生活中，有人在使盡方法為他人服務，也有人使盡方法在與波作浪。竟有為了一隻雞而不問真相，抹殺事實，想藉此為政治鬥爭的前哨，幸虧遇到一個忠實的真證，勝利終於被坦白者掌握住了。

若說「打」，史琅攔住他們道，我們自己也降低了人格，不如以理服人。

「以理服人」！「以理服人」！那張傷單還不夠？

「傷單上只寫「木傷」，並未寫「打傷」，是不夠的！」

史女士說得很對！沈教授忽然橫插一句。既然沈教授贊同史女士的言論，自然旁的人靜聆她的高見了。史琅繼續着說：

「所以最好找到一個「真證」，指出合作社業務員的侮辱薛教授，於是乎……」

於是乎莫可一世的楊時遇也就倒了！沈教授一贊三嘆地說。你們去和史女士商量一個妥善辦法，一切以鎮定為主，我們理直氣壯，用不到幽莽啊！

沈教授代表薛教授把他們送走，搓着手，笑迷迷回進房，連連說：「好了！好了！老兄，我們來浮

三大白，過此大除夕罷！」薛教授早已停止了哼，半坐在牀，和他的

知己共饗沈教授帶來的他自己名下的豬肉一斤，雞蛋十個，鹽魚兩條，以應佳節。

大除夕下午，合作社理事主席楊時遇教授已經接到合作社經理的報告，並附繳失單一紙：因為「少年英雄」踢門而入，大家限了進去，最初爲了看熱鬧，繼而乘他們吵嘴，順手牽羊，「牽」去貨物不少。失單上開：

- 母雞三隻；
- 公雞兩隻；
- 雞蛋三十枚；
- 豬肝一副；
- 牙刷廿支；
- 牙膏十支；
- 手帕七條；
- 襪三雙半。

經理自然在失單上簽名蓋章。楊教授看了，心中鐵定，把失單藏起，

安安逸逸上朋友家中過節去了。

癸未年元旦，上午九時，地理系學生代表：史琅、張爾理、張爾班、陳長策、牛本、戚世琦等六人，由史琅率領，到單人的教職員宿舍裏來見楊時遇教授。他們的態度很沉着，要求也很簡單：懲罰合作社業務員。『如果合作社業務員確實侮辱薛教授，合作社理事會自然要懲罰的。不過，出事的時候，我不在場，恐怕諸位也不在場罷？』

「不在！」史女士只得承認。『那麼，薛教授的話是一面之辭，合作社經理的報告也是一面之辭，我們應當聽從哪邊的話，方纔不失真相呢？』『所以，我們來和楊教授商量商量。』『商量什麼呢？』『有一位教授目擊一切，肯做見證。』『很好；誰啊？』『不方便奉告！』『既然如此，我們就去見他！』『慢點！我們約他十一點相見，此刻不過九點三刻，停忽兒我們再來

領楊教授前去。』他們出去了。楊時遇反而躊躇起來：這位見證是誰呢？爲何他們不肯宣佈姓名？萬一這位見證是「他們方面」的人？可是一時却想不出對策！

他看時間尚早，就出外兜個小圈子。途中碰到同系的閔教授。閔教授問他：「雞的事件」發展如何了？他一五一十地詳細告訴閔教授，氣得閔教授蹬腳大罵：『什麼侮辱薛教授？活見鬼！昨天下午我也在合作社，看得清清楚楚：只有那個來路不明的小鬼，哪裏來薛教授？老兄，你放心：倘有需要，我挺身做見證，決不退縮！』『多謝老兄！』楊教授的心從半空中落到心窩裏。

十一時到，楊教授安步祥行，跟他們去拜訪那位見證：原來是但教授！楊教授和他並非深交，可也沒有惡感；反之，他和薛沈兩教授——有「薛」必有「沈」，楊教授疑心到「沈」，——同樣無交情；但教授也許會不偏不倚。楊教授試探一下：『聽說老兄昨下午也在合作社？』『是的！』『聽說自始至終，老兄目擊那件不幸的事件？』『自始至終，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願意做見證。』『很好！這幾位地理系的同學代表說：合作社

的業務員動手打了薛教授：究竟沒有這回事？『哪裏的話！薛教授睡在府上吐血，已有一星期，誰都知道。而且……』『請等一等，楊教授靈機一動，截止他的話，借我一支鉛筆，給我一張信箋；讓我們把我們所講的話，都記錄下來。……好！請繼續說。』『……而且，合作社的業務員根本就沒有罵人，也沒有打人！』『這個……』史瑛一見不妙，就想搗亂。『沒有什麼，』『這個……』但教授是你們請來的見證，你們就應當悄悄聽他的話！』『不錯，他們昨今兩次來請我當見證，這是他們的自由；我可不願講違背良心的話！』『照但教授說，合作社的業務員並未打人；那麼，薛教授親戚後腦和腳尖上的青腫何從而來呢？』張爾耳插嘴幫助史瑛。『哼！哼！踢開門的是這位「親戚」；罵人：「混帳！」的是這位親戚；輕人質問而想逃走的也是這位「親戚」！自己把腳尖踢腫了，怪他人；自己仰跌，把後腦撞青了，也怪他人！我不知道他回家造了什麼樣的謠言，大年初一，弄得教授與教授失和，弄得你們興師問罪！來路不明的人果然不是好東西！』『多謝你！事實已經很明白：誰應當負責？』

誰不應當負責？現今我把筆錄讀一遍，如有錯誤，請但教授提出更正；——然後再請各位簽一個字！』楊教授聽了，看見但教授點頭稱是，就自己先簽名；接着請但教授簽名；最後請同學代表簽名。同學代表不肯簽。楊教授便「訓」他們：『我向來尊重同學的人格，今天却給我一個測驗的機會；如果諸位肯簽這張紀錄，足見大公無私；如果拒絕簽，反證諸位不問是非，不管良心，單簽「有利」於薛教授的文件，那麼，我只能懷疑諸位的人格了！』學生代表被逼得沒法子，祇好簽名。

楊教授「徐步」回舍，——他料想有人釘他的梢，——一進房間，略停兩三分鐘，立刻又出去。他幾乎「跑」到校長府上，將筆錄和失單請校長過目，加以詳盡的說明，便校長明察秋毫，然後「勝利」而歸。

這一着棋予給楊教授走着了：學生代表走出但教授宿舍後一小時，沈教授以系主任名義，轉給校長一封薛教授的辭職信。校長托辭不在家，不會接見。那封留下的薛教授的辭職信是如此寫的：

「克柔校長先生史席：弟自蒙不棄，承乏本校，亦已三年矣

。此三年中，弟與新舊同仁，相處甚得；雖在同學，雖不敢云傾佩，然無不禮貌周全也。詎知昨日弟赴本校合作社買雞，一言不合，該社業務員居然出手打人，弟負傷歸家，吐血一杯，雙目生眩，不能自支。夫尊師則道重，值茲陽九，乃見魔焰萬丈；弟之身受，真所謂奇恥大辱矣！斯可忍，孰不可忍？故弟擬向台端辭職，不甘與牛鬼蛇神為伍耳！敬希區區，諸希諒察。順頌大安。」

弟幼珊頓首。三月一日。

校長讀了這封信，一笑置之。連三天沒動靜。沈教授莫測校長的深意，只得硬著頭皮來見校長。校長聽了沈教授的一篇大議論，道：「這是一篇獨立的文章，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

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

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

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沈教授不聽我的管理機關……

在路途中

跑馬廳馬仗二百餘人大講願，理由是他們歷代羣馬吃飯，故請准予養馬，以障職業。某參議員認為所持理由欠正大。蓋職業可隨善良風氣而變更，不必墨守三年不改之訓也。馬仗對曰：我們祇知道找飯吃，至於風氣之善良與否？不在馬仗責任範圍之內，我們管不着。我們羣馬吃飯，正係做官的靠貪污吃飯一樣，為什麼你們要勸我們改行，而不勸做官的轉業呢？（德）

讀大公報所載「重婚與通姦之法律觀」一文，內舉女尼犯姦，列在無夫婦女之內，應在不罰之列。如所舉無訛，則同日各報所載商民謝某等費盡心機為張處長攻訐和尙作有力證據而找來之「和尙軋頭」照片，將大減其法律上之價值矣。（德）

× × × × ×

從前說相聲者常說「將你捉進郵政局去。」貼上三分郵票，把你寄到瓜哇國去。」這原是笑話，不意福州人民自由保障會接獲人民

控告，同安郵政局長陳明，真的捉起人來。祇不知所捉之人是否貼上郵票寄到爪哇國耳。(德)

杜魯門新近批准了一個法案，在剩餘物資中，撥出若干萬元充作與外國交換學生教育活動之用，凡購買者均有享受之權，如果屬實，則我們是購買剩餘物資的老主顧，當然，我們都有留洋之望，朋友！等着吧！(耕夫)

恢復賽馬聲中副議長說：「世界各大都市均有賽馬，上海為我國大都市之一，似不容付諸闕如」其說可稱為「賽馬三段論」。(耕夫)

某夫人，隨乃夫赴新大陸遊歷，寓居摩天樓之最高層，電梯上下便利非常，一天，那位夫人忽然心血來潮，語其夫曰：「我們住的房間，有大缺點，必須趕快遷移，最好在末底數層為妥。夫問何故？答曰：倘使一旦電流發生障礙，電梯不能上下，我們高居半天，欲下不能，怎麼辦呢。為求安全起見，所以還是快快遷移到下面的好。(成)

近有名流講演吃素與和平，謂肉類含有刺激性，肉食者總是喜歡

爭鬥，惟有吃素朋友，性情恬適，可不起疑心；所以要希望和平，最好提倡吃素，有人問：前次發生過難民毆擊請願代表事件，難道那些難民也是「肉食者」流麼？名流躊躇半晌說：你那些能料定，那些難民一定吃青菜豆腐的？(成)

有人做丘八詩人馬二先生「作官好」體裁，和作打油詩一首，頗饒興味。詩云：

作官好，作官好，作官真個够味道；只要有權當一面，不在官職大與小，削尖頭顱利孔鑽，手段通天刮刮叫。如潮金鈔滾滾來，三姨拍手大嬉笑，出入豪華享受豐，五子登科齊備了。旗袍捲處多私親，背後自有牌頭轟，一帆風順官運通，八面玲瓏應付妙。作官好，作官好，小民削肉肉雖完，枯骨還堪供一飽！(成)

市參議會此次開會，質問辯論，情況熱烈，大足表演民主精神，在最後一幕討論賽馬問題聲中，反對的，贊成的，各發宏論，尤見精彩，有參議員張志韓說：本人贊成賽馬，賽馬不是賭博，本人並沒有受到吳市長的運動。我們記得在前有位參議員說賽馬是運動，現在又

聽到這位議員先生說：贊成賽馬，沒受運動，不料「賽馬」和「運動」竟有如是因緣。其實「動」也好，不動也好；倘使賽馬實行恢復，那一批高頭龍駒，倒真個受人「運動」的。(成)

零拾雜經

中國某些人士，對美國深表不滿之點，便是他們給我政府以剩餘物資，並贈我們軍艦數艘，賣東西賣出毛病，當有說焉，送禮物也送了一鼻子灰，想必出乎美國人預料之外吧！而竟有人焉，偏偏有了豬頭找不到廟門，硬不怕挨罵，步美國之後塵送我政府一艘巡洋艦，二艘驅逐艦，若干艘潛艇。寧非怪事？尤怪者，「某些人士」對後者都並未加以抨擊。(唐)

日本議會中，來了一位莽漢，持強入場，毆擊衛兵，幾乎鬧成龍崗風潮。經調查結果，方知此人乃進步黨所雇之打手也。日本以打手促成民主進步，可謂獨出心裁。不過回顧中國較場口，滄白堂等民主作風，又小巫大巫矣。再若把圍攻大同，解放東北，也算在促進民主

的賬上，更足見「泱泱大國」，便是「打民主」也比人家打得徹底。(德)

某鄉有戶籍警者，問一婦人曰：你家有多少人口？婦人答稱：今天五口明天六口，後天五口，大後天四口。警問何故？對曰：今天有我，我的丈夫，丈夫的姨太太，兒子女兒；明天我的兒子要媳婦，故多一口；後天，我的女兒出嫁，又少了一口；大後天，我要把我丈夫的姨太太趕出去了。(德)

有人認為無論和平談判是否重開，國共之間永遠是對立的；也有人認為談判不論繼續與否？中國政局總有和平之一日。關於後者，當推傅作義最為敏感，他現在雖在大同與共軍打得扭股糖似的，但已準備好了將來和平後的出路，已私下寫信給毛澤東打招呼，託他保留一個位置，即便是書記之類的小差使也幹。但不知毛澤東是否有此雅量耳。

某屆參政會改選時，有人要求中央圈定謝冰心為教育界代表，某元老聞之，懼曰：「此人似男而實女，似文而實武。請他代表文藝界

也可，代表軍人也可，代表婦女界也可，惟有教育界與他不相干。」蓋此公誤認謝冰瑩為謝冰心也。又申報自由談一篇關於接吻文章，署名達名，乃冰瑩之丈夫而編者却在

文章前面，加一段按語介紹，成為冰心的丈夫。近聞冰心女士即將前往日本，晤其丈夫吳文藻先生。屆時談起此事，不知作何感想（唐）

曾任院主席之劉鎮華，在納粹初燃戰火時，曾以私人名義，電勸希脫拉息兵，首稱「希公脫拉助右」，下署「後學劉某。」聞為郵電檢查所截扣未發。近閱某晚報雜誌

，談及史達林最近談話者，竟稱「史公」，此公大可與「希公」前後輝映矣。（德）

向參議員行文

經緯

（問）參議員是不是我們的地方官？我們對他們行文請願，應用呈文？報告？咨文？公函？代電？（當然不能用訓令）請你教我。（馬伏麻麻鳴）

是聘任職；遇聘任官，則他是聘任職；遇特任官，則他是特任職；遇選任官，則他是人民代表。此謂「見官大一級」。——唐吉！

四軍？如係隸屬於國民政府之新四軍，何故盤據蘇北，不聽政府指揮？如係另一「新四軍」，又不知此「軍」從何來？盼唐先生有以教吾（貢費問）

外國人在中國公私機關服務者甚多，其與中國人同其職務者，所支月薪輒高出國人數倍以上。或曰：此乃希脫拉「優秀人種說」之餘威也。（德）

信箱

（問）參議員是不是你們的地方長官，行文不必用「呈」或「報告」，也是你們的平輩，所以不應用「咨」或「函」。他們是你們自己選出來的「代表」，近在咫尺，不必客氣，也用不到「代電」，祇須打個「電話」給他們知照一下便成了。

（問）昔日有人撰聯曰：「自古未聞幾有稅，而今祇剩屁無捐」今日上海市民捐稅之重，也差不多矣！奈何？奈何？先生亦有意避苛政乎？（葛明問）

（問）行總運來江西之救濟品中發現所裝貨品，上面是牛肉罐頭，下面是石頭。請問此項石頭作何用處？（南昌魏氏）

晉魏時，賈族多喜鍊丹服藥以求長生，其藥為礪質，稱石。服後混身發熱，甚至赤體奔走，謂之「石發」。一日，有人相臥於市，宛轉相熱，衆怪問之，對曰「我石發」。衆曰「牙何時服石？」曰：「我昨夜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大笑。今聞河南災民，服觀音土，久之，腹即而死。觀音土，礪物，亦作石發狀，裝難民者乎？（德）

見官大一級

（問）參議員是聘任職乎？特任職乎？為什麼署長局長們都怕他們？（甄義園問）

（問）「新四軍」這一番號，似乎在抗戰期前，已被政府撤銷了，但戰後報紙上又滿載着「新四軍」的消息，未知新四軍是否即彼新

（答）應先調查此項石頭是否為美國原裝。如像D.D.T那樣業經華商改裝，其效用當然無人保證，如係原裝，則可撥交市工務局，用為興建平民住宅，救濟房荒之用。蓋上海外灘之高樓大廈，與夫南京北極閣之宋子文公館，所用礎石，亦莫不來自太平洋彼岸者也。

（唐吉）

本報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三二八號雜誌登記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經緯週刊（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二卷十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六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編輯：經緯
發行者：經緯
代表人：程仲文
經理：鄭文
印刷所：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三號